

1

反對美國新武裝日本叢書

日寇細菌戰暴行

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者
 在華北、華東、華南、華西
 各處，製造細菌戰，毒害
 中國人民，殘酷無道。



書叢本日裝武帝美對反

(種 一 第)

行暴戰菌細寇日

著 原 草

行發店書聯通海上

反美帝武裝日本暴書第一種

日寇細菌戰暴行

一九五一年五月初版

定價人民幣二千二百元

著者 草原 原

出版者 通 聯 書 店
代理人 劉平 康

印刷者 信 誠 印 報 廠
上海文匯路一二一號

發行者 通 聯 書 店
上海山東中路中保坊11號

電話：97398 電報掛號：20508

有著作權★不准翻印

書號：064

1-5000 冊

前言

這本小冊子，筆者是根據日本進步雜誌「真實情況」第四十期及蘇聯濱海區伯力軍事法庭公佈的關於日本細菌戰犯審判材料編寫成的。過去，日本帝國主義爲要征服蘇聯和奴役中國以及全亞洲的人民，曾經積極地進行了罪惡的細菌戰活動。早在一九三六年，日本帝國主義軍部即已遵照日皇裕仁的勒令，在我國哈爾濱成立了一支規模龐大的細菌戰部隊，並且在與蘇聯毗鄰的各主要戰略方面和北京、南京各地分設了許多細菌戰支隊。這些細菌戰部隊，都是由日本細菌學專家石井四郎統一指揮的。

石井細菌戰部隊，爲要檢查細菌武器的效能，其所曾採取的基本方法，就是有系統的和大規模的用活人進行慘無人道的罪惡實驗。這種罪惡的實驗，曾施之於我抗日愛國志士和蘇聯公民、朝鮮人和蒙古人身上。這些人都是經日本關東軍憲兵隊和特務機關確定要用最慘酷手段加以消滅的。

自從一九四一年希特勒德國進犯蘇聯後，日本帝國主義就指望希特勒在西戰場上戰勝蘇聯，以便等待時機襲擊蘇聯遠東區。當時，石井細菌戰部隊的細菌戰準備

工作基本上業已完成；大批製造細菌武器的必要條件都已具備，各作戰部隊的動員準備亦已完成，只等日皇裕仁發出反蘇戰爭的信號。但是，日本帝國主義所盼望的，日子終於沒有能夠到來，瘋狂的希特勒軍隊却被蘇聯紅軍摧毀了。雖然如此，日本帝國主義戰爭罪犯們，直到他們被迫投降時為止，從未放棄過用細菌武器進攻蘇聯的毒辣計劃。

偉大的蘇聯，在蘇垮希特勒德國之後，爲了忠於它對全世界愛好和平人民的義務，爲了儘快結束第二次世界大戰，全世界人民英明的導師斯大林同志，便命令蘇聯紅軍對日本帝國主義宣戰，並且於很短期間就迫使日本帝國主義投降了。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第二次世界大戰就從此結束了。由於蘇聯紅軍給予日本帝國主義以神速的致命的打擊，才使世界免除了細菌戰爭的災害。這一偉大無比的功績，當然是屬於斯大林、蘇聯及其武裝力量——蘇聯紅軍的。

但是，日本帝國主義的頭號細菌戰犯，如日皇裕仁、石井四郎等，今天却還逍遙法外，並且在美帝國主義的庇護下依舊進行着罪惡的細菌戰活動。去年六月，美帝國主義發動侵朝戰後，特別是在遭到我中朝二國人民軍給予致命性的打擊後，美帝國主義遂更加加緊利用日本細菌戰犯在日本大量製造各種烈性細菌武器了。美帝國主義正企圖以此絕滅人性的手段來毒害中朝二國的人民，以挽救其侵略的失敗。

不僅如此，美帝國主義還重新武裝日本，企圖用日本軍隊來向我們的國土進攻。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全國人民應該在抗美援朝、保家衛國、反對美帝國主義重新武裝日本的愛國主義運動中更加團結得像一個人，拿出我們正義的力量，粉碎美帝國主義的任何陰謀！

草原一九五一年四月十五日於上海

目次

- 一 石井四郎細菌戰部隊……………一
- 二 用細菌進行集體屠殺……………五
- 三 烈士們永垂不朽……………九
- 四 七三一部隊各細菌戰支隊……………一四
- 五 功績歸於偉大的蘇聯……………一八
- 六 細菌戰犯要受嚴厲制裁……………二三

一 石井四郎細菌戰部隊

早在一九三一年，日本帝國主義挑起「九一八」事變，侵佔我東北的那一年，日本帝國主義就已知道，最後要征服蘇聯，和要奴役中國以及全亞洲的人民，僅憑刺刀和大砲，是絕不可能達到這種目的的。爲要達到這種目的——日本帝國主義軍部認爲——就非研究一種或多種爲人力所無法抗拒的祕密殺人武器不可。就在「九一八」事變的那一年，日本帝國主義軍部發出了命令，限令「東京科學研究局」在短期內迅速完成研究和製造一種或多種足以達到上述目的的祕密殺人武器，並且派了一批軍人特務去監督科學研究局工作。

東京科學研究局在奉到軍部的命令之後，就立即動員了四十多名平時由軍部養着的科學家，遵照軍部的指令，着手研究。

時間很快的一年過去了。東京科學研究局對於祕密殺人武器的研究絲毫沒有成就。軍部急躁地責罵科學研究局的人毫不中用。正因爲如此，罪惡的祕密殺人武器的研究也就更加無法進展。日子又很快的過了半年，祕密殺人武器的研究仍是沒有頭緒。又過了一些時候，東京科學研究局局長伊藤工學博士終於被東京憲兵隊拘捕

了。罪名是「浪費國家開支」和「工作不力」。其餘四十多名科學家，也都受到了軍部的嚴厲斥責，並且被撤換了工作和降低了職位。這些都是甘願自絕於人民，死心塌地向法西斯軍部賣身投靠的日本惡劣科學家的下場。

日本軍部在一怒之下，把科學研究局的全體研究人員一一加以懲戒後，接着就在東京陸軍軍醫學校內設立了一個細菌戰研究班，對外則稱「防疫研究所」，由後來升為軍醫中將現為蘇聯要求審判的細菌戰犯石井四郎和後來升為軍醫少將，現已為蘇聯伯力軍事法庭判決二十五年徒刑的細菌戰犯梶塚隆二為首領導。當時石井四郎還只是個軍醫少校，他是日本千葉縣千代田村加茂部落人，後來石井細菌部隊在我國東北建立根據地時，曾一度沿用「加茂部隊」，就是因為石井是加茂部落人的緣故。石井出身於地主家庭，從小就染上了卑視和剝削勞苦農民的思想。石井由於其這種地主成份和好惡成性的原故，一九二〇年於京都「帝國」大學醫學院畢業後，他就志願的參加了日本陸軍，立志要把他所學的醫學技術貢獻給日本帝國主義，屠殺世界上愛好和平的人民。

石井參加日本陸軍後，初為近衛步兵第六聯隊見習軍醫，和京都衛戍病院中尉軍醫，一九二八年提升為上尉軍醫後，遂奉軍部之命，赴德國研究細菌武器。石井留德五年，由於德國納粹軍人給予他在思想上的影響，使得石井的法西斯思想愈益

變本加厲。石井返日後，即向日本軍部提出報告，要求成立一個細菌戰研究班。石井報告經軍部批准後，罪惡的「石井細菌戰理論」就在東京陸軍軍醫學校內開始胚胎了。

日本軍部對於石井的細菌戰研究工作，異常重視，當石井對於細菌戰的研究工作稍有一些頭緒的時候，軍部就以物質和名譽去滿足他，並很快的把他提升為軍醫中校。一年多以後，石井的細菌戰理論已經有了初步輪廓，石井就做了一份報告，送給當時的軍醫總監西澤行藏中將，要求西澤把報告轉呈給陸軍大臣荒木貞夫。石井在他的報告中寫道：「……由於軍部不斷的指導和鼓勵，使得以石井軍醫中校為首的陸軍細菌戰研究班對於細菌武器的研究，迅速地得到了它一定的成績。現在我們感到，細菌武器的研究必須加以實驗的時候了。我們要求軍部，把我們全體幹部調往滿洲工作，使我們用來衛護皇國的細菌武器得以高度的發展。……」

石井報告立即經軍部召開秘密會議通過，並經日皇裕仁批准。一九三六年，石井帶領着大批細菌戰幹部來到東北，於哈爾濱東南方拉資線的五常站附近建立根據地，對外初稱「加茂部隊」和「東鄉部隊」，因編制上受關東軍總司令的指揮，故亦稱「關東軍防疫給水部」。

石井細菌部隊成立後不久，哈爾濱憲兵隊就押送三個俘虜給石井四郎，其中二

個是東北抗日游擊隊的隊員，一個是朝鮮青年學生，他因痛恨日寇在朝鮮的殘暴統治，毅然的離開了他的故鄉和學校，準備到東北參加抗日游擊隊工作，不幸他剛到哈爾濱，就被日本憲兵隊拘捕了。憲兵用酷刑拷打他，逼他招認跟東北抗日游擊隊的關係。這位勇敢的朝鮮青年學生任憑你怎樣吊打，他却始終守口如瓶。最後，憲兵隊就決定把他跟二個東北抗日游擊隊員一起押到石井細菌部隊消滅了。

石井四郎把捉自孫吳地方的四十隻跳蚤，讓身上的一二百零三隻跳蚤磨製成的液汁，準備在活人身上進行實驗，發覺發現跳蚤身上所含有的究竟是那種病菌。晚上，石井把其中一個抗日游擊隊員赤裸裸的綁在實驗室的木柱子上，關東軍憲兵部派在石井細菌部隊的憲兵曹長乙津一彥，狠狠的對這個戰士發出了最後的警告，要他趕快招認抗日游擊隊的組織。戰士深深的知道，對於喪失人性的鬼子，是沒有什麼好說的。爲了民族抗日運動的最後勝利，戰士冷靜的等待着光榮的死的到來。

石井四郎在戰士的背上注射了一針用老鼠身上的跳蚤磨製成的液汁，十九天後，這位戰士的體溫便發燒到攝氏三十九度點四了。石井又把他綁去，從他身上抽出一部分血液，然後把它注射到另一個戰士身上，經十二天潛伏期後，這個戰士的身體亦同樣發燒了。石井就把他按在實驗室的特種病床上，活活的進行了解剖。當時那種殘酷和痛苦的情形，是無法用人類的語言可以形容的。

解剖結果，證明了跳蚤身上所含有的病菌，是一種「定型性流行出血熱腎」。石井爲了確保這種病菌，以用毒製造細菌武器，於是就輪流的向那個朝鮮青年學生和第一個戰士身上進行實驗。一個月後，朝鮮青年學生和戰士已被折磨得不能動彈了。就在一個下着大雨的晚上，石井命令乙津憲兵把他們綁在風雨中槍斃了。

二 用細菌進行集體屠殺

一九三七年，日本帝國主義挑起「蘆溝橋事件」，對我國人民進行了空前未有的大屠殺。日本帝國主義爲了阻撓蘇聯援助中國人民抗戰，一面爲執行其美英帝國主義在亞洲的憲兵任務，以博取美英帝國主義的同情和支持，一九三八年七月二十九日，日本關東軍遂聯合偽滿軍向張鼓峯發動進攻。偉大的蘇聯紅軍，爲了保衛世界和平，和鼓勵中國人民抗戰，對於進犯的日本法西斯軍隊，堅決的給予了反擊。向張鼓峯進犯的日軍，在遭遇到蘇聯紅軍的嚴重打擊後，始知蘇聯實力確已不可輕侮。戰事發展至八月十一日，關東軍尙不及動員石井細菌部隊參加戰爭，已不得不與蘇聯締結停戰協定了。

停戰協定成立後，日本軍部陰謀對付蘇聯，以絞殺中國人民在蘇聯的友好援助

和鼓勵下堅決抗戰的毒辣計劃，並未有所改變，相反的積極擴展軍備，和加緊生產罪惡的細菌武器，準備對蘇聯再作一次襲擊。經過八個月的動員準備後，一九三九年五月十一日，關東軍遂在哈勒欣河地區向蒙古人民共和國發動進攻，挑起了「諾門坎事件」。蘇聯知道日本軍部的目的，是在佔領蒙古，進一步對付蘇聯和奴役中國人民。蘇聯紅軍遂根據蘇蒙互助協定，出兵援助蒙古人民共和國，予進犯的日軍以致命性的打擊。戰事發展至八、九月間，關東軍已感不支，乃不得不再向蘇聯屈服，於九月十五日與蘇聯締結了日蘇停戰協定。在這次戰爭中，石井細菌部隊參加了戰鬥。石井細菌部隊所負的戰鬥任務，是在進行軍事破壞，即用病菌去傳染河流和蓄水池，牧場和牲畜，以達到用細菌去消滅大批人命和藉傳染牲畜莊稼去破壞對方的經濟。在「諾門坎事件」中，石井細菌部隊曾被蘇聯紅軍擊斃四個重要細菌戰幹部，這四個人為肥田忠信、井上貫一、美馬孝義、倉上政博等軍醫上尉。這一事實足以說明日本帝國主義違背人道，企圖以罪惡的細菌武器屠殺成千萬的人命。

日本軍部從張鼓峯事件和諾門坎事件中得到經驗教訓後，更加積極研究和製造各種細菌武器。一九三九年十月，日本軍部奉日皇裕仁勅令，將石井細菌部隊編制擴充至三千人，撥一千萬日元作實驗費，並將石井細菌部隊改稱為「關東軍第七三一部隊」，選定距哈爾濱二十公里遠的平房站一帶為細菌部隊根據地，把當地建

成一座大軍用市鎮，在市鎮周圍劃成一個軍事禁區，以資嚴守秘密，並在安達站附近設立一個特種打靶場，此外又分設許多由關東軍作戰兵團和師團指揮的細菌戰支隊，這些支隊都位置在與蘇聯毗鄰的各主要戰略方面。這些支隊的主要任務，是要準備今後對蘇開戰時，實際使用由七三一部隊製造的各種細菌武器。

第七三一部隊本部內設八部，第一部專為進行細菌戰而研究和培養鼠疫菌、霍亂菌、炭疽熱菌、傷寒菌、副傷寒菌及其他各種急性病菌，以便在細菌戰中加以使用。在這種急性病菌的研究過程中，該部不僅用動物，而且用活人進行實驗。爲了這個目的，該部就設有一個能容三四百人的地下室監獄。

第二部即所謂實驗部，專門負責在打靶場條件下以及在戰鬥環境中試驗細菌武器。該部管轄有一個特別航空隊，並管轄設立在安達站附近的特種打靶場。該部並負責製造用來散佈細菌的特種武器，例如鋼筆式的和手杖式的投擲器，瓷質的飛機彈等等。該部下設一個分部，專門培育和繁殖供散佈鼠疫菌用的跳蚤等寄生蟲。

第三部即所謂防疫給水部，是專門負責關東軍食水的檢驗工作的。第四部又名生產部，該部具有龐大的儀器設備，分爲二個分部，每一分部都能獨立生產細菌。第一分部有以下基本設備：製細菌營養液的大鍋鑊四具，每具容量爲一噸；營養液消毒器十四具，每具長三尺，直徑一公尺半。每一消毒器內，可容三十四個由石井

四郎發明的特種培養器。該分部內有二個冷卻細菌營養液的房間，每個房間內能同時容下一百個培養器。該分部內還有五個調溫器，總共可容下二百六十個石井式培養器。第二分部內有大鍋爐二具，每具容量為二噸，消毒器八具，每一消毒器內可容六十個培養器，此外還有其他大量設備。第四部本部並有保存已經製成的細菌的特種冷藏器。

第五部為實驗材料補給部，負責補給和管理供實驗用的活人，和老鼠、跳蚤等病源媒介物及各種必要的藥品。第六部即訓練部，專為關東軍各戰鬥分隊和別動隊造就善於使用細菌武器的專門人材。第七部和第八部，是由憲兵和步兵負責的諜報部和總務部。

第七三一部隊，在一個生產週期內，即能生產不下三萬萬億的微生物，每月能培養出三百公斤鼠疫細菌及培養出數千萬隻專門用作細菌武器的跳蚤。僅七三一部隊所屬海拉爾第五四三支隊內，就通常養育有一萬五六千隻老鼠。

第七三一部隊為檢查細菌武器效能所會採用的基本方法，就是有系統的和規模的用人來進行慘無人道的罪惡實驗。而慘遭七三一部隊實驗的活人，就是我國的抗日愛國志士和蘇聯公民，朝鮮人和蒙古人。他們都是經關東軍憲兵隊和特務機關確定要用慘酷手段加以消滅的。

有一次，哈爾濱特務機關押給七三一部隊五十名中國抗日愛國分子，石井四郎就把他們一起禁閉在一個房間裏，用傷寒病菌進行集體屠殺。石井四郎和該部隊第一部部长田部井，親自準備了一公升投有傷寒病菌的甜水，然後再把這一公升甜水用普通水沖淡，分給五十個人喝了。其中只有四個人是事先經過預防傷寒病的注射的。實驗結果，四十六個人全被傷寒病菌折磨死了。慘死者的屍體就在該部隊監獄附近特設的焚屍爐裏被焚化了。七三一部隊爲了保守秘密，稱呼受實驗的人爲「光皮木頭」或「特殊材料」。

三 烈士們永垂不朽

罪惡的實驗不斷進行，慘酷的事情也不斷發生。有一次，關東軍特務部秘密逮捕了一個蘇軍士兵——德姆琴科，特務部用各種慘酷肉刑威逼他招出關於蘇聯的軍事情報。日晝夜打，連續審了二個月，優秀的蘇軍士兵德姆琴科始終守口如瓶，最後，特務部就決定把他交給七三一部隊去消滅了。

在一個嚴寒的晚上，乙津憲兵押着德姆琴科和十二個中國抗日愛國志士到露天裏，用槍威脅他們把雙手放進水桶裏去，然後要他們把浸濕了的雙手伸在外面，一

小時後，他們的雙手全被凍僵了。乙津憲兵強迫他們回到實驗室裏，由凍傷實驗專家北野政次少將和吉村壽人博士檢驗他們手指受凍傷的程度，然後敷藥加以「治療」，不能治療的，就用剪刀把手指剪去。七三一部隊的凍傷實驗室裏，備有幾具用玻璃製成的特種冰箱，這種冰箱的溫度可以調節到零下七十五度。在用雙手進行凍傷實驗後，北野政次和吉村壽人又強迫德姆琴科他們把四肢輪流放進這種冰箱裏去受凍傷，然後再加以治療，不能治療的，就用鋸子把四肢鋸去。等四肢全被鋸去後，就把他們槍斃了。七三一部隊對於用活人進行凍傷實驗的目的，主要是在探求關東軍今後進攻西伯利亞時，如何醫治四肢受凍傷的辦法。

在七三一部隊，凡是受過致命性病菌傳染的人，要是重又痊癒起來，他就不免要受接二連三的實驗，直到因傳染病死去時為止。七三一部隊爲了研究各種傳染病的治療法，對於已受實驗的人，有時也會給以治療，也給他們正常的飯食，等他們身體復原後，再用作另一種實驗，用另一種細菌去傳染他們。

七三一部隊除在實驗室內用活人進行實驗外，同時也在野外條件下用活人進行實驗。這種實驗，就是在安達站打靶場進行的。每次受這種實驗的人，十至二十人不等，在實驗開始前，他們都被綁在彼此相隔五公尺的鐵柱上，然後在距離鐵柱約二十公尺遠的地方，藉電流爆炸內部裝有鼠疫菌或炭疽熱菌的炸彈，受實驗的人被